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夫人定姒所生也在位二十有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楚憑陵氣焰無可撲滅自蔡昭侯集十八諸

侯會召陵以侵楚又以吳子戰勝于柏舉而楚遂衰弱則楚人之欲甘心于蔡久矣自吳牽制于越而楚患稍紓則滅頓滅胡勢復張大于是合三國以圍蔡報柏舉之仇也春秋蓋懼楚氛之漸熾罪三國之從夷而胡康侯乃以楚子復仇爲可恕豈聖人之旨哉或者謂康侯爲高宗不復金仇而發是以一已君臣之義而決萬世華夷之防也可乎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

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輙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按齊衛五氏垂葭蔡之次本爲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春秋書此所以慨中國之無霸而罪齊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邾之于魯朝會奔喪數數加禮何罪可伐況何忌又學禮于仲尼者乃獨先叔仲伐之何耶蓋邾隱公執玉高仰其容若驕于貢見疑則何

邑可知矣且哀公卽位又不朝賀則前日之禮似屬虛文顯然有輕蔑嗣君之意此仲氏所以益疑而先伐之也儻猶有公室之念乎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句繹

按季桓子初政時孔子用魯故其行事無甚驕恣及受女樂之後則其年力漸强志亦放縱而武叔之爲人尤輕倨暴戾觀其毁仲尼可知矣故見何忌伐邾遂起侵田自厚計約孟氏並將

伐之此則盡爲私謀而毫無公室之念者也然鄟東沂西之田近于費邑而郈在魯西鄙成在魯北鄙去邾田爲遠則季氏實獨專其利而叔仲徒有虛名耳故二氏與邾子盟而季孫不與焉蓋必何忌猶有矜憐之意而州仇亦怏怏與之同盟者也胡康侯謂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又德叔孫救意如仲孫救桓子因以邾田盡歸叔仲故二家各盟其所得則豈當時行事之實哉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按衛靈公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姑置弗論但世子出奔于今四年矣猶未察其無罪而使之歸國至于身死而繼嗣不明卒使孫禰其祖子拒其父竟爲釀亂基禍之主豈不貽羞于康叔哉孔子誠其無道而又稱其以三臣免喪非與之也見賢之有益于人國也使其能用蘧瑗則必以道正君而衛國之亂未必至此豈特免于喪乎

滕子來朝

按滕子于定公之喪既來會葬哀公新立又復

來朝蓋國勢衰微而欲求庇于宗國耳豈知魯之削也滋甚而諸侯之來朝者竟止于此乎春秋之感慨深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按蒯聵出奔原非其罪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謂顧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也速誤認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絕于先君也況靈公臨終欲立子郢未嘗言及孫輒輒之立乃出于郢口而擅成于國人者何以奉先公而服天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輒輒猶

當迎父歸國讓位于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特罪輒亦罪一國之人也穀梁氏乃云弗受以尊王父則反常拂經啓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是斯言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按趙鞅范中行之仇也鞅師在戚則離朝歌不甚相遠范中行恐移兵襲擊必遣人求援于鄭而鄭方有窺晉之志且欺鞅以孤軍深入衛地

罕達遂帥師至鐵以爲二氏聲援鐵在戚城之南則已與晉師相薄顯然有輕敵逆戰之勢矣于是趙鞅整兵邀擊而敗之是鄭之不量力也當是時齊人輸粟范氏適與鄭師相值左氏遂云罕達送之然衛在齊南鄭在衛北是逆而非送也且齊果有粟何不遣兵徑至朝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謝氏以罕達爲衛討蒯聵趙鞅爲聵禦之者是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季氏私考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爲文矣况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爲失策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以子拒父以臣圍君此衛之大逆而以齊爲首者何蓋齊與晉仇蒯聵入則衛必從晉此齊

之所亟爭而曼卿之師未必非齊鼓之也故以齊爲惡首說者但謂抑姑于齊以明臣不可侵君離戚于衛以明子不可加父是未減乎齊矣豈春秋誅意之法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按先王制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又無功德何以不祧蓋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是以宜祧而不祧耳孔

子聞災曰其桓僖乎蓋必之以理也然晉悼朝于武宮晉頃獻俘文宮則親盡不遷之廟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按杜元凱註啓陽即今瑯邪開陽縣水經云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則啓陽鄅之別名也二年春三卿伐邾取漷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必已屬魯而費在祊之西北與啓陽相望故季孫欲城之以鎮沂西

之田且以備邾而先以兵威脅制使無後變也獨仲孫不與共事則前取邾田亦豈何忌所願者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按髡樂喜之裔曹自定十八年春樂大心入蕭以叛故伐之以修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是時大心已不在曹況髡與心同族朱景雖昏庸亦未必誤遣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按斯之初年其秉心制行頗異前人又知任用

孔子故一時國體亦覺改觀其能脫陽虎之囚逐公山之畔則皆尊聖近賢之驗也自女樂一受孔子既行則動多咎錯如工築師旅之興竟與州仇附和而何忌之賢有不相聞者矣此豈直係桓子晚節之不終實關聖道用舍行藏之機也至左氏所載正常之命卒成殺嫡之慘則又不特桓子之謀亦其先武悼平子之餘殃乎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按蔡姬姓之國昭侯能報楚仇嘗序于十五國君之上矣今何貶而稱人蓋棄分土而遷州來

是背違祖宗也子駟沮遷吳而殺之是專殺大夫也獵爲駟黨不附遷議又併逐以媚吳則剛愎自用政刑紊亂矣貶而稱人不亦宜乎說者以人爲衆亂之稱非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孫嗣是爲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按彭山私考謂郈東沂西之田近費獨季孫專制其利郈亦惟納稅于季孫故叔仲圍之非也蓋郈雖小國亦甚倔僵襄昭之世屢黨齊伐魯

今哀公卽位三年不來朝聘則其輕蔑嗣君可知況三卿近又取田以滋其毒而季康子肥新立非彼所畏寧保無啓疆報復之志乎故二卿帥師以震懾而制服之使知所畏而不敢逞耳然無故興師二卿亦不能無罪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辰盜殺蔡侯申

按盜者刺客之稱昭公殘虐大臣爲衆所惡故仇家陰刺殺之左傳謂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則當書翩弒而不當書盜殺矣又云翩以兩矢門之文之錯後

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則錯之殺翩事關討賊不應盡沒其實皆不足信或謂楚使人殺之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謂文之錯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則弑賊既已討何以不書翩弑此獨書公孫辰出奔耶則翩之弑未必實也但辰爲正卿不論盜賊與否聞弑與否而坐視國君被難自不能逃其罪而昭侯方密事吳故懼吳之討而奔以說之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按是時晉之伯業旣已掃地齊景圖伯迄無成功故宋景有志爭雄乃置五卿之亂而欺陵弱國以自張大是亦宋襄之故智而已何能爲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季氏私考曰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爲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按戎蠻近楚之國楚所不易服者即昭十六年楚子誘殺之者也屬居邊鄙素服于晉今爲楚所陵而自拔投晉晉宜嘉其志援其急而鎮撫安輯以爲禦楚之助可也乃懼楚人之責設策城之計誘其聽卜而執以畀楚其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者何異哉是不惟孤戎蠻之望失霸國之體而四隣諸侯有不羞顏而憐體者哉故子戎蠻而人晉深惡而痛絕之也

城西郛

按杜氏曰備晉也夫是時晉伯已衰故齊胥衛交

伐鄭師抗敵甚至執戎子以歸楚則文悼之餘威掃地盡矣魯爲望國不思自强以爲王持中夏抑制吳楚之計乃猶城西郛以備晉何其愚哉

六月辛丑亳社災

按孔穎達曰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夫王者易姓改物營建必先祖廟武王既代商以有天下而立亳社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雖云示戒恐非

王者盡制之道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是周之社也又云決陰事于亳社舍國社而求亳社非其宜矣季氏私考云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朝廷政事所出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夫左祖右社此廟社配陰陽定位也乃以亡國之社居左陽位耶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建立于東方生旺之地耶意必遷置他所以存商迹耳書災者重先代之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録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鋭然合中國以與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與城西郛同義

夏齊侯伐宋

涇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閌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春秋之例閏不書況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景公卒于九月即閏十二月猶爲非期況長曆是年閏十月則三月而葬矣是時國勢人心漸歸陳氏荼又以非次得立恐生他變故爾速葬耶

六年春城邾瑕

按高閌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强城之

汪克寛氏曰邾瑕如曾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哀公即位纔二年而啓陽西郛邾瑕凡四城邑語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不修德政而徒勞民傷財以爲捍蔽之計此豈特無益于公室亦三家自盡之術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傳云治范氏之亂蓋謂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也夫旣伐衛又伐鮮虞是益仇之黨而樹巳之敵也鞅計亦左矣然晉之于鮮虞于今五伐而卒不能服之者則鮮虞亦豈弱國乎

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于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又處衛朝歌鞅自度齊兵力强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于是計納蒯聵以為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兩得耳柰輒以子拒父則計不得行而蒯聵在戚存亡亦未可保故又帥師伐衛仍欲納之耳不專以甯跪弦施救范氏之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子荼嗣是爲安孺子

按齊景公于晏子自稱君臣相悅論伯業者亦稱晏子以其君顯及觀當時行事之跡大有不然如助衛輒以拒父爲寅射而伐君則其于父子君臣政本所在昧昧然不知况其他乎乃一聞聖對則曰善哉偶有興發遽宣諸樂亦好名之主耳卒之後宮寵盛繼嗣不明死肉未寒子弒國亂社稷移于陳氏而太公東海之勳桓公召陵之績蕩廢俱盡晏子曾無一言以救正之又安所稱畜君何尤而以其君顯哉

吳伐陳

按陳堅于從楚當吳入郢之後楚已削弱吳使召懷公猶以逢猾之言而不往于是元年受侵今又受伐皆修舊怨也夫陳以明德之後與其堅事衰楚以受强吳之侵孰若附晉以修同盟之好豈不義正名美乎卽不然而背楚卽吳吳猶太伯之裔不猶愈于荆蠻乎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王氏經世曰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旣悬且懦

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弑其君荼於後其爲輕國本托國非人之戒至明切矣

按陳氏厚施專爲竊國計即景公繼嗣得人其處心積慮且姦險叵測況荼係嬖孽乃諸大夫所不欲立者又立于國高具臣之手則陳乞復何顧忌乎故先搆二子與諸大夫成釁遂帥甲入宮逐之當是時若發蒙振落安孺子焉得而

王乎說者乃謂高國恃功專恣故乞得行間爲嗣君所逐非也夫景公身死未朞而國內大亂固其貽謀之不善及觀傳所載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則圉已在位乎仲知世其卿而不知謀立世子以禍其國齊亦何賴于嬰而稱顯君哉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按楚本以夷猾夏況昭王委政囊瓦寵用無極致子建奔亡父平屍戮何以書卒志其世系尚存欲諸侯無忘楚備也非進而與之也然左氏載其有死讐之志及不肯移禍于令尹司馬及却大夫祭河之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楚昭之謂乎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陳文子之曾孫也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

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彊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三家惟季氏獨强故凡師旅工築多主季孫自桓子卒康子嗣則州仇何忌寔以父輩而國事權衡亦歸之矣然四年之中兩伐邾三城邑勞民傷財不減季孫執政之日乃知三桓竊權妄作之罪不特叔季素相附和即何忌學禮于聖門者亦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其有媿于獻莊僖不旣多乎

宋向巢帥師伐曹

按樂大心寄寓于曹曹亦何利其入蕭以叛未必曹啖之也宋景不知自反旣使樂髠伐之今

復有向巢之役豈惟督過太甚毋亦蹈黷武窮兵之咎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按宋景公寵任向魋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督過于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爲哉豈謂晉伯既衰齊景復歿故妄意圖伯蹈祖襄之故智耶左氏謂其爲晉討鄭也

攻戴公子皇父之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曼多魏絳之曾孫也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曼多爲帥而侵之其興師之意畢竟原以納蒯聵爲主葢蒯聵入則德晉無二可以携齊衛之交而洩朝歌之憤耳高氏謂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恐未必然

夏公會吳于鄫

按鄫張氏云即舊鄫國與邾鄰近者也吳夫差至鄫邾子必往見三桓恐其以連年侵伐怨吳故使公往會以致殷勤之禮及吳子歸遂伐邾以虜其君猶慮其奔愬耳此亦三桓之謀也然

焉能盡執邾人而箝其口乎故明年吳伐我左

氏云爲邾故以邾人之奔告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按連歲伐邾皆三家之謀此獨公自往者何三

家欲歸其咎于公見前此之伐皆出于公耳以

邾子益來者絕其覬吳也蓋三桓畏吳之甚故

爲此至愚之計而公又爲三家之所愚眞可哀

哉王氏經世云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獨受

其惡誠哉是言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按曹伯好宋固爲有罪但宋景不能自治焉能伐人此向巢之役不足以服其罪而今復圍之是欲坐困以偪其降也鄭與曹最近故相救援亦藉以報皇瑗之役耳豈真有救災恤憐之心者哉駟氏弘名公孫夏曾孫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按去冬書鄭救曹此書宋公入曹蓋宋景惡鄭之救遂悉賦親征以攻破之耳曹伯陽親佞好弋不恤國事固不足憫然宋公徒以曹好命之故而遽入其國虜其君何暴虐之甚哉曰入曰

以歸深罪之也左氏以為執曹伯以歸殺之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吳既傾楚即銳心圖伯今畧地而北入中原魯為望國尤其所欲亟圖以為諸侯觀者即無邾愬亦必見伐而左氏專以為邾故非也伐我不言四鄙者吳師壓境兵勢衆盛實有席捲長驅之勢則四郊纍卵不若齊莒之侵偏在一隅而已城下之盟未必有無然非魯已降服吳師亦豈遽退乎夫楚子憑陵諸夏氣歛雖烈未嘗

敢及于魯今吳遠來見伐此實宗國存亡之會也然觀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景伯謀及其事而叔季若罔聞知所謂利則歸己禍則歸君者歟夫公山不狃叛亡囚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觀其言亦若繫心宗國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耶

夏齊人取讙及闡

按是時齊乘晉衰而圖伯聞吳與魯盟恐魯地爲吳所有故取此二邑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內地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疆

理也左氏載季康子以妹妻悼公及公羊為邾子故賂齊之說皆不足據

歸邾子益于邾

按齊欲與吳抗故吳伐我齊取田相持不下左氏謂齊請師于吳非也然則邾子益何以歸蓋魯始以益來不過絶其嚮吳之端非欲終錮之也今吳既與魯盟可無他慮矣故歸之春秋書此見魯以妄動取辱說者乃謂善魯能悔過故以順辭言之謬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遇卒

子維嗣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按齊素恃强輕魯貪而好詐其取讙闡實與吳角利也邾雖與有甥舅之情何嘗加念觀魯數數伐邾而齊無一救可知矣豈以邾子之歸而遂舍其所取之邑耶左氏曰季姬嬖故是已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按許瑕以嬖故請邑于滕罕達任瑕帥師以外

取覬覦隣封興兵櫜奪且孤軍深入前後無援狂悖甚矣皇瑗一鼓而擒之何足怪哉故宋景所爲無道春秋未嘗假以與詞而此書取書地者見鄭師之横投陷穽宋雖盡俘之非過也雍丘杞地界于宋鄭之間者

夏楚人伐陳

按陳本明德之後不能自强以内附中國而堅心事楚然夷情叵測屢瘲僅存今又以郎吳之故而伐之嗣公子結公子申相繼侵伐此雖楚之暴横哉亦陳之自取爾

秋宋公伐鄭

按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橫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但鄭非弱國亦嘗雄視中原豈肯遂爲臣虜哉故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左氏謂邾隱公齊甥也齊爲邾故與曾爲仇今何復來奔哉蓋齊之歸讙闡本以嬖季姬故

實不甘棄其利因僞言爲益歸而欲以取償于邾此益之所以見窘迫而來奔也邾子奔後不知所終左傳謂遂奔齊則齊怨方新恐無是理

公會吳伐齊

按魯之併邾乃其素志故連年侵伐今邾子不懐恨而來奔魯寔視之爲奇貨矣且邾方附吳而吳與魯盟好故會吳以伐齊兾以釋前日侵伐之仇而固將來依附之志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謂齊人弑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又

設爲中國禮義之君故沒其見弒之說似未確然夫觀陽生對鮑子數語欲進退以義不茹不吐似無取弒之道獨君異于器之言陳僖子不對而泣且曰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陽生遽遣朱毛遷孺子而殺之則僖子必不能自安故弒逆之胚胎或在于此矣但當時齊人畏僖子而不以弒訃故魯史遂以卒書聖人亦仍之耳

夏宋人伐鄭

按宋景親自往伐直欲入其國虜其君如曹伯

陽故事而不得遂其志故又遣將伐之欲使疲于奔命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按晉伯之衰雖由于君臣不令吳楚日强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況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于齊久矣今悼公既殁國事㘭勦彼方幸其釁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侵齊

按三月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猶久而不歸者

公之進退制于吳也

葬齊悼公

按陽生卒三月而葬以吳晉交侵懼生他變故速于襄事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按彄蒯聵之黨定十四年被逐奔鄭何以自齊歸衛蓋彄本衛用事之臣後見聵不能入必思反國以干舊寵而齊實助輒拒父者也故復奔齊以自託而來歸焉則其從輒棄聵之情可知矣是以十五年春蒯聵反國而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隱公

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按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夷狄則畀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夷狄擧號之稱吳純于夷狄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擧尤非正論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按前年魯會吳伐齊而齊獨報魯者魯近吳遠且畏吳也不書四鄙者師衆盛也左傳載冉求用矛獲甲及孟之反奔殿策馬之事未可據以經不書戰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爲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爲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按魯難抗齊故會吳伐之而戰亦不與觀吳子呼叔孫之言是驕魯也艾陵齊地在嬴博之北國書必亡于陣故左氏云公歸國子之元經書獲者總言所獲而冠以主帥其死不必書也夫齊恃强以陵宗國魯招夷以伐同盟均失講信睦隣之義春秋固交罪之而說者但知罪魯則失聖人之旨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按世叔齊即大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其出奔不知何事竊意世子久居于戚輙在君位與情必不相愜疾或以此通謀于世子故見逐而奔宋宋贑之毋家也若左氏所載孔文子之事始終顛末悖常拂經似非文子所爲且此亦何關于國是而聖人書之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王氏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丘而出兵

車賦之常法令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强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按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魯自宣公稅畝則公田之外又計

私田之數而征之矣作丘甲則自十井一乘之外又增三之一矣此曰田賦則田不惟出租而里賦亦欲取于田畝丘甲之賦不啻數倍故孔子曰丘亦足矣言丘賦亦足以供軍需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按吳姬姓國昭公娶吳女嫌于同姓故諱姬稱子先儒皆以爲昭公夫人獨季氏私考二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昭公尚有嫡夫人也又云孟子無子不成喪故不書葬書卒畏吳故耳然考之正義云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

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是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直云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是實坊記去夫人姓之說以明孟子爲夫人也況終春秋之世不見書昭公嫡夫人之薨又何疑孟子之非夫人乎藉令果非夫人則例不當卒春秋垂憲萬世豈亦以畏吳而卒之乎夫吳雖强必不索觀魯史且葬尤重于卒耳目所難掩輕者既畏而書之矣禮之重者反不畏而削之乎私考之說亦過矣

公會吳于橐皐

按橐皐吳地曾以吳敗齊爲德故至其地而會之葢將合諸侯以尊吳也觀鄖之會可知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按鄖吳地此會致衛宋以從吳也夫衛輙拒父曾爲宗國不能救正而又將率輙以事吳吳雖太伯仲雍之後乃其風聲習染未免有荆蠻之氣故後世率以夷目之今以輙事吳是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也哀公于是乎大得罪于名教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按宋自十年夏伐鄭無功息肩二年訓練儲積爲必勝計于是遣向巢爲將伐之左氏云取錫殺元公之孫亦云憯矣猶乘勝圖邑履危玩寇宜其有覆師之禍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按宋自雍丘之勝目中已無鄭矣故向巢出伐自秋徂春兵已倖勝而不思振旅將驕卒惰遂爲勝之所乘全師覆沒竟蹈雍丘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豈虛語哉

夏許男成卒

按許伯勝子許男卒後皆無可考豈其國勢陵夷子孫盡巳銷滅而不能復振耶未幾而勾吳滅于於越齊祚簒于田常晉室分于三族春秋又漸入于戰國矣視世道者能無慨乎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王氏經世曰按楚人秉甲以脅趙武而楚先歃吳人挑戰以脅趙鞅而吳先歃其事一也以齊桓之盛未有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能使吳黜其淫名乎借曰吳有越憂急於成

長而歸然勢未應背遽自貶也經意公羊得之
言及吳子固會兩伯之辭亦殊吳於晉也
季氏私考曰黃池之會魯欲媚吳尊之使與晉
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
晉於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左氏國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
晉國語則曰先吳此豈當時爲會之實事哉當
未會之前魯大夫往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
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吳吳亦不爭而讓晉
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彼此之歡果能

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魯不失爲畏天保國之常矣

按王氏之說主外傳季氏之說主內傳但歃血之禮專爲要盟于神而設今會而不盟無事于歃則吳晉爭長先歃之說誣矣當是時魯君臣見晉伯盡衰吳氛日熾勢必至陵轢列侯主盟中夏故欲使兩伯相會爲弭兵之計誠有如彭山所謂者但晉素爲盟主魯惟恐晉不肯會吳故先與晉侯會而後會吳于此其所以言及也實非有外吳之意也况吳爲泰伯仲雍之後與

魯晉同宗非荆楚於越之比誠得吳晉同盟和好豈非中夏息肩之期乎故與其竊據于荆楚寧爲共主于勾吳此魯計亦未爲大失也柰何黃池會好之禮未畢勾踐入吳之計已成則天下大勢復歸于夷狄而不可復返矣此春秋之所深痛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按十年楚子結伐陳吳救之今吳出會黃池且有越寇故楚乗閒而伐陳也申非子西史記以爲別一人乃昭王弟

於越入吳

按先儒皆以吳輕楚驕齊竟爲於越所入故一書柏舉之後一書黃池之後以垂戒後世見滿損謙益之理然此非聖人本旨也聖人蓋傷諸侯之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夷狄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爲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氛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于晉文繼伯功埒齊桓其子孫亦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又往來于晉楚閒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于楚而楚之強自若也逮

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振則戚楚之功竟讓于吳而天下之勢亦歸于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于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公欲息夷夏之爭故爲黃池之會使中國庶幾息肩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夷狄代興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爲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秋公至自會

按黃池之會魯媚吳也公未至國而越已入吳

則吳自救不暇而何暇庇魯哉書至自會慨虛會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晉襄伯勝之餘威而黃池之會權已讓于吳矣然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可畏者又不在吳而在越釋此不慮而侵衛不已欲何爲哉豈以蒯聵之未入耶抑爲范中行之憤未洩耶許翰云此王伯道盡之時信矣

葬許元公

季氏私考曰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實與楚

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會訃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絶但君臣自怠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也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不言所加者蓋旦見東方與日爭明不可以宿言也東方屬水陰氣東方陽位太陽初升而陰慝互見此伯氛迭熾王氣久湮之象越夷亂華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按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弒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此必有得罪于國人而陰謀賊殺之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按麟爲仁獸王迹久熄曷至哉爲世道之常明聖治之終塞也慨自周室東遷王綱解紐諸侯放恣夷狄交侵弒逆橫行綱常幾墜自孔子修春秋而典禮明亂賊懼而人心正則王化雖不

見于天下常道實未絕于來茲是亦一治也此麟之所以爲世道常明而至也然聖人之道實欲見諸行事豈徒托諸空言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但孔子生于衰周之季雖歷襄昭定哀四君轍環徧于列國而終不過于是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所志尤在于春秋春秋成則聖人行道之志窮矣麟悲聖人之窮而見大野以示終塞之機仲尼傷麟之死而歎道窮以寓絕望之意交相爲感也胡康侯謂經成麟至自是實理但與簫韶鳳儀並論以爲瑞應則聖人

之心不與麟滋戚乎

檇李胡元貢書

金陵楊應元刻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終